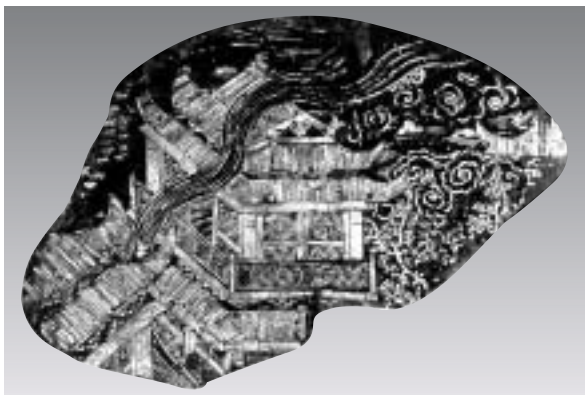


# 宋代螺鈿漆器和大英博物館 珍藏的一件嵌螺鈿黑漆碟

／李經澤 胡世昌

在中國出土的古代嵌貝器皿，認真地來說，周代以前的各種蚌泡裝飾，不能算是螺鈿工藝。唐代及其後的螺鈿技法才可以算是真正的螺鈿工藝。方法是將貝殼切割成各種形狀的薄片，並在其表面加以毛雕。唐代的螺鈿以鑲嵌在銅鏡上的為主，所用的是厚（或稱硬）螺鈿，厚度一般在一公厘以上。唐代以後的螺鈿漆器相當罕見，除在元大都（今北京）後英房出土的廣寒宮殘片（圖一）（註一），和將在本文敘述出土的三件，以及一九七九年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出，經西崗康宏鑑定和註錄的多件元



圖一 元大都後英房出土螺鈿殘片 北京首都博物館藏

代螺鈿漆器（註二）。宋代螺鈿除了三件已有註錄外，至今仍付闕如（註三）。然而，在宋人筆記小說裡，卻有不少與螺鈿相關的記述：

（一）最早者是北宋方勺所著的《泊宅編》。方勺（一〇六一—？）浙江金華縣人，元祐五年（一一〇九）自江西赴杭州應試不舉，遂無仕進意。後寓居吳興泊宅村，相傳該處為唐隱士張志和浮家泊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該書卷三云：「螺填（鈿）器本出倭國（日本），物象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註四）

北宋一百六十年間，日本入宋僧人，史上有名者二十餘人，其中以裔然、寂昭、成尋三人對中日文化交流，貢獻最大（註五）。宋太宗雍熙元年（九九四），裔然與徒五、六人搭乘宋商陳仁爽和宋仁滿之船來華，向宋廷進獻書卷及銅器十餘種。宋太宗召見，問日本風土文化，裔然以筆作答，太宗非常滿意，賜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並贈佛教經卷，例如大藏經一千多卷。四年後裔然弟子喜因等奉師命來華，事在宋太宗端拱元年（九九八），貢物有螺鈿花形平函、螺鈿梳一對、螺鈿書案、螺鈿書几各

一。雖然早在唐代，中國螺鈿銅鏡已傳入日本，但由上述可知在北宋初年，我國已有日本螺鈿的回傳。

（二）洪邁《夷堅志》。洪邁（一一二二—一二〇二），字景廬，江西鄱陽（今波陽）人。曾任知州，直學士院、端明殿學士等職，並兼修國史。博聞強記，知識淵博。著作甚豐，除《夷堅志》外，有《史記法語》、《南朝史精語》、《經子法語》、《容齋隨筆》等書。

《夷堅志》為其晚年所著，記傳聞怪異之事，為宋人志怪小說中最大的一部。書中神怪荒誕之談居其大半，而遺文軼事可資考鏡者，亦往往雜出於其間。

該書卷十八，楊靖償冤條云：「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為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鑽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賣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為游冶費，愆期不歸……。」（註六）

（三）西湖老人《繁勝錄》。老人姓名、生卒不詳。估計書成約在南宋

理宗一二三四之前。談及在清明節時，臨安（今杭州）的王孫公子在西湖遊賞，湖上關撲（攤檔）售賣螺鈿交椅、螺鈿投鼓、螺鈿鼓架、螺鈿翫物、時樣漆器、桂漿合伏、犀皮動使（日常用具）。（註七）

（四）周密《癸辛雜識·別集》。  
（註八）周密，字公謹（一二三二—一二九八）。本濟南人，流寓吳興。宋季曾為臨安府幕屬、監和濟藥局、充奉禮郎、兩浙運司掾、義烏令等。宋亡不仕。又係宋末詞人，亦能詩。周著作頗多，其中以《武林舊事》及《癸辛雜識》對螺鈿之研究，至為重要。

《癸辛雜識·別集》，鈿屏十事條云：「王櫛字茂悅，號會溪。初知郴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為螺鈿桌面屏風十副，圖畫相盛事十項，各繫之以贊以獻之。賈大喜，每讌客必設於堂焉。行將有要，除而茂悅俎矣。以下十事，制作極精」。所謂賈相盛事十項為：度宗即位、南郊慶成、鄂渚守城、月峽斷橋、鹿磯奏捷、草坪決戰、安南獻象、建獻嘉禾、川獻嘉禾、淮擒字化。

（五）周密《武林舊事》。在該書卷三〈西湖遊幸〉條云：「皇室中人西湖遊幸，關撲上珠翠冠梳、銷金綵

段、犀鈿髹漆織藤窯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又在卷八〈宮中誕育儀例〉條云：「宮中凡閣分有娠……照先朝舊例……於內藏庫取賜銀絹等物如後……影金貼羅散花兒二千五百……香墨十錠（鈿漆影金匣、陳刻鈿漆作紅羅）」又在卷八〈冊皇后儀〉條云：「螺鈿合一十具（織金錦褥子全）、犀毘（陳刻皮）合一十具（織金錦褥子全）」。（註九）

（六）陶宗儀《輟耕錄》。陶氏元末初浙江黃巖人，後寓居松江（今上海附近）。書成於元末一三六六年，記載了許多元代掌故、典章文物、小說、戲劇書畫等等。其中有關戲金漆器的製法，敘述頗為詳盡，常為學者所引用。該書卷二十三，〈書畫標軸〉條云：「匣，螺鈿，宋高內府皆鈿匣」。（註十）

（七）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田汝成，浙江錢塘人，嘉靖五年進士。歸田後遍遊中國南北名山大川，歸而作遊記，因名勝而附以事蹟、掌故、軼聞。卷二十三〈委巷叢談〉條云：「理宗時周漢國公主下降……時馬天驥為平江發運使，獨獻螺鈿細柳箱百隻……理宗為之大喜。」（註十一）

宋代螺鈿漆器筆記一覽表

作者	書名	年代	撮要
方勺	泊宅篇	一〇六六—?	中國螺鈿漆器不如日本工巧
洪邁	夷堅志	一一二一— 一一〇二	臨安人獻童貫螺鈿火鑽，窮極精巧
西湖老人	繁勝錄	理宗一二三四之前	臨安西湖關撲售賣螺鈿用具
周密	癸辛雜識	一二三二— 一二九八	由福州運桌上屏風十副以獻賈相，上畫賈相十事，各繫之以贊
周密	武林舊事	一二三二— 一二九八	a. 皇室中人西湖遊幸，關撲售賣犀鈿髹漆 b. 宮中誕育賜香墨十錠，盛於鈿漆影金匣 c. 冊皇后時賜螺鈿合一十具
陶宗儀	輟耕錄	書成於一三六六，元末	宋高宗內府用鈿匣收藏字畫
田汝成	西湖遊覽志餘	書成一五四七	螺鈿細柳箱籠百隻

綜合上述宋代螺鈿筆記小說的條例可得結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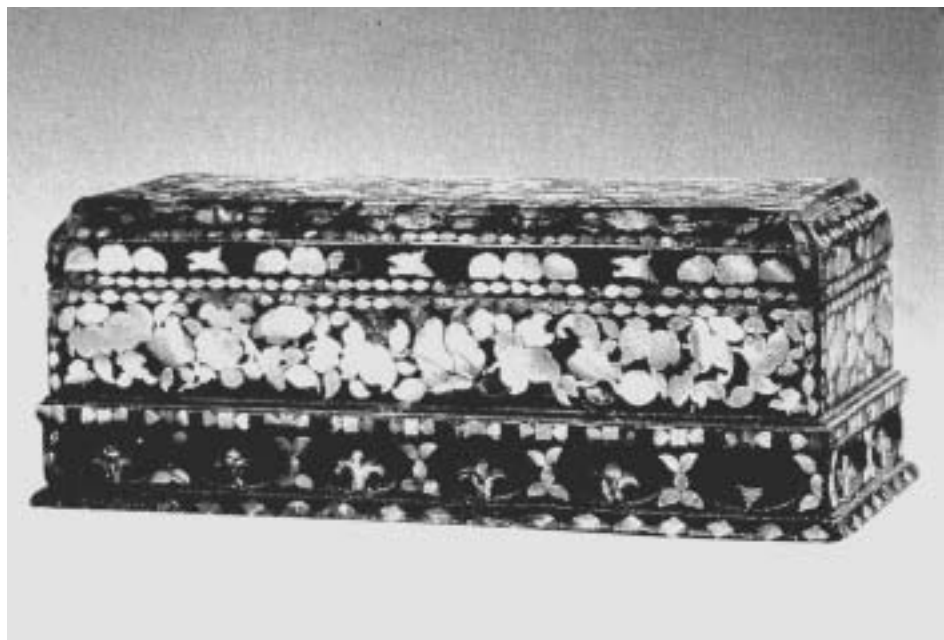
一、無可置疑，宋代已有螺鈿漆器。北宋期間中國螺鈿漆器，可能不若日本工巧。

二、南宋螺鈿漆器產地之一有可能是杭州和福州。在明崇禎和清康熙時琉球國曾派「貝摺師」至杭州和福州學青貝法和煮貝法，或可作一旁証。（註十一、十二）

三、南宋時螺鈿漆器已甚精巧，製造漸趨成熟。不但式樣、品種及產量逐漸增加。除皇室貴族之外，民間亦普遍使用。《癸辛雜識·別集》書中提及為宰相賈似道製造的十副桌面屏風，圖賈相盛事十項並加上贊語。若非用薄（軟）螺鈿鑲嵌，加上精細的毛雕是不會成功的。賈似道（一二三十一—一二七五），南宋末奸相，理宗（一二二五—一二六四）賈妃之弟，其姊受寵於理宗。螺鈿屏風圖賈相盛事十項中的第一項是「度宗即位」（一二六五）。賈似道在宋恭宗德佑元年（一二七五）為元兵大敗於蕪湖後，被貶逐循州，在途中被監送人鄭虎臣殺死。故該屏風製造時期應在十三世紀（一二六五至一二七五）十年之間。

南宋精巧的螺鈿另一佐證可由蘇漢臣傳世繪畫得以體會。宋代畫家蘇漢臣在南宋畫院工作三十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作畫多不署名，傳世的嬰戲圖，多數人認為均出其手。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嬰戲圖細部所示的坐几（圖二a）上的圖案，相信是用五彩的薄螺鈿鑲嵌而成。

唐代以後最早的螺鈿出土報導是一九七八年在蘇州瑞光寺塔第三層塔心窖穴發現的經箱（圖三）（註十四、十五），長三五、闊一一、高一二·五公分。箱為木胎，先上漆灰，膠麻布，再漆灰，然後髹黑漆。蓋面用螺鈿嵌出三朵纏枝團花紋。中央及四周大貝片上有鑲嵌孔，出土時孔內鑲嵌物多已散失，間中留下半透明的圓粒。蓋面飾花紋和三隻飛鳥。箱的前後飾有石榴花及各種花葉圖案。盒蓋近底處有細小的十字形圖案，上貼金箔。所用貝片多為乳白色，略呈五彩。厚度○·一公分。毛雕不若唐鏡上的精細。出土的文物有年號題記者，下限為北宋天禧元年（一一〇一—一一一七）九月五日，上限為九三三。該箱被定為五代時文物。



圖三 五代 黑漆螺鈿經箱 長35、闊12、高12.5公分 蘇州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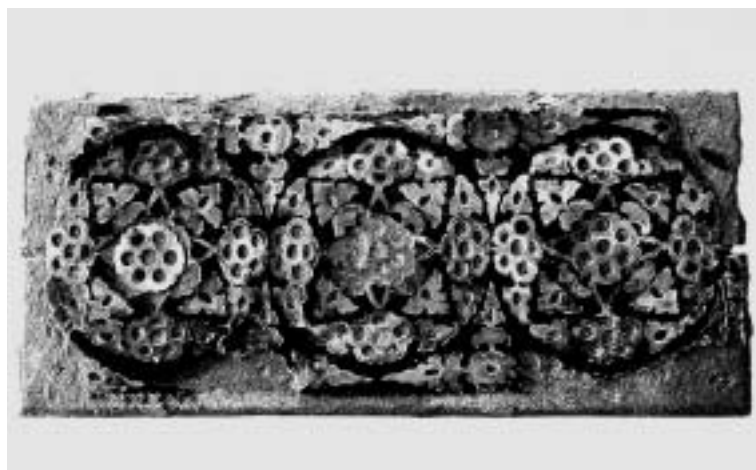
圖二 a 南宋 蘇漢臣 嬰戲圖 細部



圖二 南宋 蘇漢臣 嬰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b 箱底紅漆書



圖四 五代 黑漆螺鈿經箱箱表 湖州市文物保管所藏



圖四 a 側面



圖五 宋馮道真墓黑漆螺鈿殘片 大同文物陳列館藏



圖五 a 馮道真墓另一殘片

第二件出土的螺鈿也是鑲嵌在經箱之上。一九八六年在維修湖州飛英塔外塔斗拱間發現，已散脫。長四〇・三、闊二〇・八、高二三公分（圖四）（註十六）。形狀和結構與瑞光寺塔的經箱相似。貝片厚度〇・〇五—〇・一公分、個別在〇・一公分之上。多數是乳白色，略呈光彩。

蓋面飾寶相團花三朵，毛雕不甚精細。鏤空處嵌綠色玻璃圓珠，大多脫落。函壁飾佛像、弟子、飛仙、走獸等。函底朱書題記，係五代時吳越末代國王錢俶之生母吳氏於廣順元年（九五二）所供奉。

第三件是一九五八年在山西大同馮道真墓出土的殘螺鈿圓盒。馮道真（一一八九—一二六五）是全真教的道官，龍翔萬壽宮的宗主，屬上層統治階級。這些都可以從墓裡繪製精美的壁畫和高級的元代鈎窰瓷器反映出來（註十七）。

馮道真生於金世宗時，卒於元初或南宋末孝宗時，當時南宋與金、元戰亂頻繁，中國南北兩地的人和物資往來大減。該螺鈿漆盒屬北宋或金代的產品，而不是南宋的可能性較大。

馮道真螺鈿盒出土時相當殘缺（圖五、五a）盒上貝片頗大，切割及毛雕亦不甚精細。螺鈿呈乳白色，略有光彩。厚度較前述經箱上的稍薄，厚度略小於〇・一公分。

上述三件出土的螺鈿漆器均生產於五代或北宋之時，所以方勺才會說當時（北宋）我國市上所售的螺鈿漆器不若日本的精巧這句話，不是沒有可能的。

螺鈿漆器上的貝片可分為厚（硬）和薄（軟）兩大類。厚者呈乳白色，厚度在一公厘以上。薄者多光彩，厚度在一公厘以下。薄螺鈿可將厚的貝片磨薄，或用「煮貝法」將貝片在沸水中加熱，然後將貝上光彩層剝下。此法本出我國，但中國和日本的史籍從來沒有提及。反而《琉球國由來記》中云：「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國吉入閩三年……學貝摺塗物……此本國青貝師始也。煮貝見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關氏大見武築登之親雲上憑武，於杭州學之……」（註十二、十三）

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有多件重要的中國漆器。其中一件嵌螺鈿描金牡丹紋黑漆圓碟是本文要報導的對象。



圖六 南宋 黑漆螺鈿圓碟 徑35、底徑22、高4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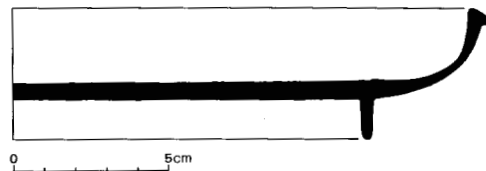
圖六 a 碟背和碟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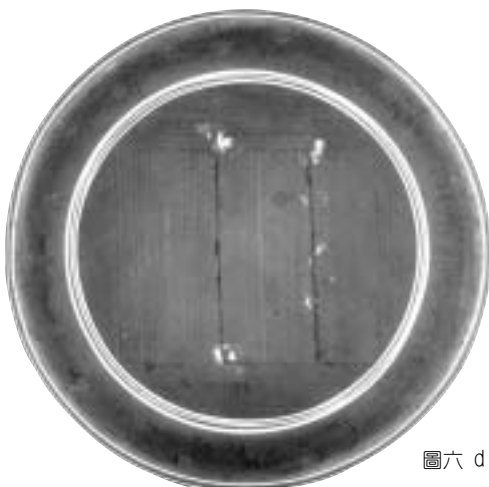
圖六 b 口沿兩邊各一道紋絲銅線，碟邊近面處兩道紋絲銅線和蓋在素銅線上的描金



圖六 c 牡丹花紋細部



圖六 e 切面圖 大英博物館Ann Searight繪



圖六 d X光透視顯出各銅線

該碟編號1968.7.262，口徑三二公分、足徑二二公分、高四公分（圖六、六a、六b、六c），碟面飾牡丹紋，花葉茂盛。碟邊前後均用螺鈿作小朵梅花紋裝飾。口沿兩邊各加一輪紋絲銅線。碟面邊沿則嵌以一對很接近的紋絲銅線，並在其旁加上一圈素銅線（圖六b），雖然大部份都隱蓋在描金之下。王佐在《後增格古要論》卷八云：「螺鈿器皿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宋朝內府中物及舊做者俱是堅漆，或有嵌銅線者甚佳」。由此可知在宋代嵌銅絲是螺鈿漆器的一個成份。（註十八）

在牡丹花朵、枝葉和小朵梅花紋之外，均畫上描金的輪廓。Ambers和Cartwright（大英博物館科學研究組）在用X光、X射線螢光譜分析（XRF）和顯微鏡檢查之後發現在碟面的邊沿紋絲銅線之旁，另有一圈素銅線（圖六d X光所示）。XRF顯示在描金色素中混有砒霜的成份。可能曾經在描金之中加入過雄黃。雖然我們不能決定描金是何時加上，似應該在螺鈿嵌上後的當時，而不是多年後才加上。周密在《癸辛雜識·續集》亦云「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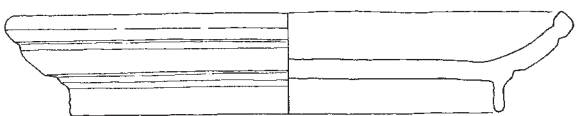
窯燒，永不復脫」（註十九）。表示描金技法在宋代定窯花紋上已廣為應用。在當時螺鈿漆器的紋飾上，甚至在絲織品上運用，此不足為奇。

Frank Minney（大英博物館修復組）曾在該碟取出兩小片螺鈿以量其厚度，分別為〇·二三、〇·二六公厘。並認為其底板是由五塊木板組成，最大一塊長一六公分、闊六公分。有兩塊可能不是一塊而是由兩段組合而成。用顯微鏡從圓碟破裂處觀察，可見布質纖維，應屬木胎上的夾紵。Cartwright女士取出一小塊木料檢驗，祇能定之為種軟木conifer，惜不能定其所屬及其種。該碟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口沿呈三角形狀（圖六e）。西崗康宏曾經指出宋代的雕漆的口沿有多件均有此現象（註二十），見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宋代剔犀圓碟（圖七、七a、七b）

周密《武林舊事》卷八，〈宮中誕育儀條例〉曾提及皇室中人在宮中誕育後賜香墨十錠，盛於鈿漆影金匣內。本文的描金牡丹紋螺鈿圓碟是否屬此類，有待進一步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宋代的螺鈿在國內和國外公私收藏將會有更多的發現和報導。



圖七 南宋 剔犀碟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七 b 切面圖 東京國立博物館白井克也繪

鳴謝

本文得以順利完成，端賴倫敦大英博物館 Jane Portal, J.C. Ambers, C.R. Cartwright女士及Frank Minney先生，大力匡助。攝製彩照，X光透視，X射線螢光譜分析和顯微鏡檢查以及量度螺鈿的厚度，均在此鳴謝。

註釋

- 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考古》一九七二，一期。
- 二、西商康宏：《中國「螺鈿」》，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九八一。



圖七 a 碟背

三、這三件是

- (a) Lee Yukuan: *Oriental Lacquer Art*,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7, Fig. 18.
- (b) *Asian Art in the Arthur W. Sackler Galler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87, Fig. 169.
- (c) Hu Shichang: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lacquer*, Hong Kong: Art Museu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Fig. 89.
- 四、方勺《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三，頁十六。
- 五、吳濤：《北宋都城東京》，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一五三。
- 六、洪邁：《夷堅志》卷十八，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頁一五六。
- 七、西湖老人：《繁勝錄》宋史資料萃編，第三輯，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八一，頁十八。
- 八、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一五五、一五六。周密在杭州時寓癸辛街。
- 九、周密：《武林舊事》，西湖書社出版一九八一。與螺鈿有關的敘述共有三次。第一次在頁三七、第二次在頁一三〇、第三次在頁一四九。
- 十、陶宗儀：《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〇，卷三，頁四一一。
- 十一、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五八，卷三，頁四一一。
- 十二、外間守善、波照間永吉：《琉球國由來記》，角川書店一九九七，頁一一二。
- 十三、橫山重：《琉球國舊記》，東京美術一九七二，頁八八。
- 十四、蘇州市文管會、蘇州博物館：《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一九七九，十一期。
- 十五、姚世英、陳晶：《蘇州瑞光寺塔藏嵌螺鈿經箱小識》，《考古》一九八六，七期。
- 十六、湖州市飛英塔文物保管所：《湖州飛英塔》，《文物》一九九四，二期。
- 十七、大同市文物陳列館、山西雲岡文物管理處：「山西省大同市元代馮道真、王青墓清理簡報」《文物》一九八八，三期。
- 十八、曹昭撰、王佐補：《新增格古要論》，北京：中華書店，卷八，螺鈿條。
- 十九、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店一九九一，頁一五七。
- 二十、Y. Nishitoka: "Chinese Southern Song style carved lacquer centering around the works with The signature of Lupu zao" *Bulleti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No. 10, p. 26 1992-1994.

(本文英文原稿發表於1991年 *Oriental Art* 四九號)

